

## 書 評

劉 瓊 云\*

**Meir Shahar**

***Oedipal God: The Chinese Nezha and His Indian Origin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256 pages. ISBN 9780824847609

夏維明（Meir Shahar）教授的研究，向以結合宗教與文學文獻、田野考察、跨文化比較視野，深入闡釋中國宗教文化現象著稱。從濟公到較近期的少林寺研究，<sup>1</sup>皆廣受學界推重。其最新力作 *Oedipal God: The Chinese Nezha and His Indian Origins*（伊底帕斯神：中國哪吒及其印度起源），考察至今蓬勃的哪吒信仰在當代社會中的運作，並梳理歷史上印度、藏傳佛教及中國道教之間層層傳播、轉借的關係。論述精彩，引人入勝。

本書共分九章，另有〈導言〉與〈後記〉。此書以哪吒信仰為核心，沿兩條主軸進行。第一條援引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理論，分析哪吒故事及信仰的社會、文化意涵。第二條軸線考察

---

2016 年 11 月 5 日收稿，2016 年 11 月 29 日修訂完成，2016 年 11 月 29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Liu Chiung-yun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t the Academia Sinica.

- 1 Meir Shahar, *Crazy Ji: Chinese Religion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8); Meir Shahar, *The Shaolin Monastery: History, Religion and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哪吒形象在印度神話、佛教密教與中國道教之間遞嬗轉型的關係。兩部分占全書篇幅各半。前四章環繞中國文化中的伊底帕斯情結問題，第五至九章從南宋以降文獻和當代田野調查中清楚可見的哪吒戰神將官職能，層層抽絲剝繭向前追溯，尤其著重中古時期中國密教在此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一章〈子與父〉從一般讀者最熟悉，也是形塑十六世紀以降哪吒信仰最具影響力的晚明小說《封神演義》進入討論。作者先指出哪吒與李靖並非書中唯一的父子衝突故事。欲忠於商紂的黃滾與其轉投文王麾下的黃飛虎諸子；為取信於紂王，佯裝昏聩食其長子伯邑考之肉的周文王，都是值得注意的文化案例。尤其，哪吒意圖「弑父」與周文王「食子」當對照參看。從中國「忠孝一貫」、「大孝為忠」的倫理範式觀之，哪吒弑父與文王伐紂，都是以下犯上，弑父／君之罪，可做兩重解讀。第一，哪吒弑父與文王食子，兩個事件一顯一隱，都透露出某種父子家庭關係的緊張，可視為伊底帕斯情結的表徵。其次，文王伐紂與哪吒追殺生父，都是對強暴威權的反應。差別在於，哪吒割肉剔骨還報父母親恩之後，再次結怨追殺生父，一路挺進毫不手軟；文王則試圖調和其「反商」之舉與「不忠」之名，將興兵伐紂的道德責任交由身邊謀臣承擔。

第二章從作者對於中國傳統孝文化精闢的分析開始，先點明「孝道」在傳統中國不僅是儒家倫理；官方大加表彰孝子孝婦，嚴懲不孝之罪，孝文化的成形運作，與國家法律典刑的機制密不可分。而對雙親長上的敬奉，從生者延伸至祖先的祭祀崇拜，亦涵蓋宗教層次。作者洞見指出，二十四孝故事中臥冰求鯉、吳猛飽蚊、嘗糞憂心等諸多故事，都具有透過肉體的勞動苦痛與自我貶抑犧牲，成就德性的要素。二十四孝這樣的敘事類同歐洲基督教聖傳敘事，連結苦行與成德，受難與得道；而自我犧牲的極致表現，便是割股療親以及「郭巨埋兒」一類殺子養親的例子。這類極端孝道在傳統中國社會中長期受到爭議。作者從宗教聖傳文學的角度另闢蹊徑觀察到，郭巨埋兒和亞伯拉罕故事，兩者有極大的相似性，主人翁都為了更崇高的理由而決定犧牲唯一的兒子，也都因此得到上天的嘉許和獎賞。差別只在於，亞伯拉罕獻祭的對象是上帝；而儒教專主敬奉雙親祖先。犧牲與崇奉的母題，更進一層顯示出孝文化背後隱含的宗教性。

作者認為，中國「孝道」文化所具有的宗教神聖性，有助我們解釋，為

何哪吒這樣一個大逆不道的「弑父」故事，在中國社會中得以生存並流行。其關鍵就在哪吒先「割肉還母，剔骨還父」，後悖逆生父，兩個舉動的順序組合。哪吒之母殷夫人懷孕三年六個月不產，李靖視此腹中胎兒為妖；待殷夫人產下肉毬，李靖大驚一劍將之砍破；哪吒的出生與父親的驚駭敵意，凝聚在此「砍破肉毬」的象徵隱喻：非父親之暴力，其子無以出離胎胞；然哪吒出世，同時又標誌著父子關係以「砍破」之舉起始的基調。哪吒生來神力，童稚之性不解世故。在九灣河無意間打死東海龍王三太子敖丙，引得四海龍王同來索命尋仇。哪吒為不連累父母，自剖其腹，剝腸剔骨。敖光以其孝舉，同意不再追究。僅存魂魄的哪吒需要人間香火以重長真身，託夢祈求母親為之造像興建行宮。李靖發現此事，打毀哪吒行宮（亦等於阻攔哪吒重生），引發哪吒報仇追殺，直到燃燈道人介入授李靖玲瓏寶塔，方得鎮治哪吒之怒。這裡哪吒割肉剔骨一方面可以被詮釋為大孝之舉，但同時又是對其父親威權的反抗與挑戰。人子欲弑父代之的禁忌性潛在欲望，在此藉由與「孝行」的結合，間接隱微表現，使讀者得「以孝之名」同情哪吒，而無需直接觸犯、衝撞禁忌。作者立論：在哪吒和伯邑考的故事中，皆可見隱身於孝文化下的伊底帕斯情結。受到高度頌揚的人子自我犧牲救親之舉，其背後很可能潛藏著父子間的緊張關係。

作者在第三章從比較視野的角度進一步強化其論點，就前現代文學文本觀察，伊底帕斯情結在中國文化語境中有何異於其西方原型的特質。當伊底帕斯遇上中國孝道，相對於戀母「與」弑父的原型，中國文化更顯著的是父子衝突（father-son conflict）「或」母子親結（mother-son bond）。而相對於「子弑父」，在中國則以「父傷／殺子」為多：瞽叟殺舜，戰國時期的樂羊和唐代的汪華殺子示忠，薛仁貴（誤）殺薛丁山，《紅樓夢》中的賈政笞撻寶玉，皆可為證。在這點上，哪吒弑父反而是少見罕例。而父子衝突，往往相對增強母子親結，哪吒託夢母親築行宮，賈母、王夫人溺愛寶玉皆為其例。推到極致，「目連救母」可說是中國「母子親結」觀念最深刻的表現，其信仰基礎如佛教《血盆經》所示：女性產子，罪、債同生。罪，來自於結胎生產連結情欲性愛和血污之染的罪業。母親陷入罪難，乃其產子的代價；為此人子一出世便虧欠母親，必須致力救贖其罪業，以償還母親生育之恩。中國文化語境下的伊底帕斯現象，於是可說以疏離／衝突的父子關係與格外緊密的母子親結為特

徵，宋代以降尤然。父權至上的家庭權力結構之下，母與子自然傾向結盟。

忠孝之道、親子關係、叛逆與邊緣性，都是哪吒故事中或隱或顯涵納的主題，在《封神演義》之後的文藝作品中，不斷再經排列、調整、詮釋。第四章的焦點，便是哪吒故事的近現代改編。作者特別說明，由於這類改編作品衆多，故分說唱、戲曲、動畫三大類擇要討論，目的不求搜羅齊備，而是藉之考察哪吒故事所蘊含的詮釋可能。戲曲說唱方面，如十九世紀中期北京車王府所藏鼓詞《封神榜》及同時期福州說唱文學《哪吒鬧海》，都較《封神演義》更強化了李靖對哪吒的怒氣和殘酷。清初崑劇《陳塘關》與 1980 年代臺灣新和興歌仔戲團的《哪吒傳奇》，則皆對哪吒的自我犧牲與死亡寄予高度同情。動畫與電影方面，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場 1979 年推出的《哪吒鬧海》在當時的政治文化工程中具有指標性地位。這部作品結合京劇音樂、國畫筆法與動畫科技，將原故事內容轉化成一部共產鬥爭的政治寓言。東海龍王被塑造成捉食童男童女的惡霸，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哪吒則是英勇對抗強豪的革命小英雄。原故事中的父子衝突退為次要情節。在臺灣與日本，奚松 1971 年於《現代文學》發表短篇小說〈封神榜裡的哪吒〉，將哪吒寫成如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筆下維特（Werther）一般的易感孤獨少年。蔡明亮 1992 年電影《青少年哪吒》借取哪吒原帶有的叛逆性，加以重新構想，表現當代都市中與家庭疏離，各處遊蕩茫然的苦悶少年處境。1990 年代之後的日本動漫多將哪吒轉化為與外星人對抗的未來戰士（如《X 戰記》、《新機動戰記 GUNDAM W》、藤崎竜的《封神演義》）。無論是現代社會精神症候，抑或影視文化科幻奇想，哪吒故事所隱含家庭衝突、少年叛逆與戰鬥母題，在不同的時空與社會脈絡下，持續變化再生。

第五章起轉向透過十三世紀以降小說、戲曲、聖傳、圖像等材料，考察哪吒戰神形象、職能的發展。本章最精彩處，在於元明時期，哪吒故事從其原生佛教逐漸道教化跡象的分析。作者比較《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以下簡稱《搜神大全》）所收錄較早期的哪吒聖傳和後出的《封神演義》指出：兩處敘事都提到天賦神力的哪吒因取神弓誤射，與石磯娘娘結仇之事。但《搜神大全》中，此神弓屬佛祖所有，哪吒割肉剔骨後，拯救其「重生」的也是佛祖。《封神演義》中，石磯門人遭誤射，神弓屬於黃帝，哪吒的師父／拯救者為太乙真人。從佛祖到黃帝和太乙真人，可見哪吒故事「道教化」

的痕跡。從哪吒與龍王的關係出發，作者進一步帶入十三世紀遺留下來，現存於泉州開元寺東塔底層，東南塔門兩側的一組石刻，分析它們極可能分別為密教影響下哪吒的寂靜尊與忿怒尊，而未必如過去學者認為是阿修羅神像。寂靜尊哪吒左手握著抽龍筋製成的龍鞭，右手持黃帝（或佛祖）之神弓，腳邊是他制伏之龍族。忿怒尊三頭六臂，其中一手握劍，兩手分持日月。在哪吒與東海龍王、石磯結仇的敘事出現的龍鞭、神弓，正是石刻寂靜尊的標誌武器，可見這些故事元素在當時相當流行。哪吒與「石」磯的關係還約略可見於南宋洪邁《夷堅志》；當中〈程法師〉對抗石精，所用的正是「那吒火毬咒」。「火毬」一詞，復透露著哪吒著名法寶之一「風火輪」的成型演化。法輪、火輪、金輪是明代各類材料描述哪吒法寶時使用的語彙。雖然形容有別，但作者例舉北京法海寺壁畫上密教神像手中的法器，當中便有一火光環繞的法輪，可見「火」輪、「金」輪，皆是對佛教焰火放光之法輪形象的描述。較早期「法輪」似乎仍只是哪吒「手中」所持的兵器；後來哪吒所「騎乘」的風火輪以及《封神演義》中提到他的其他武器——火尖鎗和金磚，則與十五世紀初《道法會元》中雷法儀式的記載關係密切。現今為人所熟知的哪吒兵器、法寶組合，乃是密教與道教融混的結果。

承此，第六章結合人類學與歷史學者之新近研究，以及作者在中國河南、福建、澳門、臺灣臺南、新竹、金門、北投等地哪吒廟宇的田野考察，接續討論哪吒信仰與道教的關係。歸納要點：（一）哪吒故事潛藏的反叛性，使其信仰既受官方壓制，從未如關公或媽祖信仰受朝廷認可為正統，同時又吸引著廣大民衆。其邊緣性和吸引力，一體兩面。地域上，哪吒廟大多位於帝國外緣或偏遠村鎮，南方分布遠多於北方。庇佑的範圍和對象包含地方安寧、驅邪除祟、幼童成人身心健康、黑道及賭徒事業。其信仰游離於正道邊緣的不定性，與同以「叛逆」成神的孫悟空，頗多相似。（二）以哪吒為主神的廟宇雖有限，但在其他道教主神的廟宇中，哪吒擔任保衛祭壇的元帥之職，廣見於四川、貴州、江西、浙江、福建、臺灣等地。特別在閩、臺兩地，哪吒位階更高一層，多擔任總領神兵的「中壇元帥」。此現象可上溯至南宋福建地區道士結合密教神祇與道教科儀的創造。（三）哪吒自毀肉身歸還父母，以儒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教觀之，乃大不孝。但必須透過流血自殘儀式以表現至誠與神力的武乩，卻能從哪吒此舉中得到理論支持：不

孝，乃是爲了「事神」保救各方前來求助的信衆。更進一步，可說哪吒毀身流血，其不孝實帶有「反父權」意涵。人類學者觀察到帶著子女的健康、教育問題向哪吒請求指引庇佑者，多爲女性。這些廟宇在父權中心的家庭結構之外，提供了一個「母親中心」的宗教空間，支援女性育兒教養並協助強化母子親情。另一方面，因爲哪吒是「孩童」，附身乩童鬧脾氣、撒野、自殘等脫序甚至暴力行爲，也可視爲協助男性信徒釋放壓力，宣洩壓抑下之忿怒、情欲的管道。

第七、八章檢視哪吒與佛教的關係。第七章以生身與精神之父 (biological and spiritual fathers) 爲題指出《封神演義》中，師父太乙真人一直擔任精神導師之職，師父取代生父。不過《西遊記》的哪吒故事中，拯救哪吒重長真身的乃如來佛祖。再往宋、元時期追溯，《景德傳燈錄》亦藉哪吒剔骨還父割肉還母之事，論說環繞「自性」、「本身」的禪宗命題。可見早期哪吒與佛教關係密切。師父／佛祖取代生父的情結，暗示著佛教「棄家」與儒家家庭倫理關係之間的緊張關係。哪吒故事與著名的妙善故事兩者間的異同，在此也有深入的比較分析。故事最後太乙真人／佛祖授李靖一佛塔以約束哪吒。作者論說：一般作收存佛陀舍利之用的佛塔，可視爲如來佛祖的象徵。如此哪吒臣服於李靖手中的佛塔，既是（勉強地）接受了生父，同時亦秉持禮敬世尊，折衷調和。

再向前追溯，哪吒在密教經典中原爲毘沙門天 (Vaiśravaṇa) 之第三子。唐代不空金剛 (Amoghavajra) 譯《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將當中梵文 Nalakūbara 譯爲那吒矩鞞囉，之後省略後三音節音譯而成爲那吒。哪吒與毘沙門天父子的護國神力，在唐代廣受崇奉。《全唐文》中所收〈汶川縣唐威戎軍製造天王殿記〉碑文，兩部以哪吒爲主神的密教經典——《那吒太子求成就陀羅尼經》及《那吒俱鉢囉求成就經》可爲例證。哪吒三頭六臂的忿怒相，在宋代《碧巖錄》及《汾陽無德禪師語錄》中，都成爲禪宗說法的用語。元代稱北京爲哪吒城，傳說 11 座城門即依哪吒三頭六臂二足身形而建。密教形式之哪吒信仰在中國中古時期的傳播，由此可見一斑。

第九章中，作者試圖再進一步，考索印度神話與哪吒形象的關聯，推測：中古時期傳入中國的哪吒形象和故事，很可能是那吒矩鞞囉和克里希納 (Kṛṣṇa，意爲「黑天」) 兩位印度神祇相關神話融混的結果。那吒矩鞞囉進入

密教經典之前，在印度神話中是一位夜叉族（yakṣa）俊美少年，風流多情；在印度著名史詩《羅摩衍那》（Rāmāyaṇa）當中，愛人遭其邪惡的叔父強佔。中國哪吒的忿怒相及其故事潛藏的伊底帕斯情結，可能來自那吒矩鞞囉的夜叉出身和叔姪情欲對象之爭。另一方面，孩童外型的克里希納曾斬龍、斬龍時身繫腰布（讓人聯想到哪吒的混天綾）、使用無人能舉的神弓、神力強大以致母親難以管束、殺死生父代理人——叔父，這些與傳至中國的哪吒故事特徵極為相似。作者復舉出宋代來自喀什米爾地區僧人天息災（?-1000）所譯密教經典《最上秘密那拏天經》，據經文中那拏神的形象、事蹟與後來的哪吒相似之處，論證「那拏」之主神名，很可能便是「那」吒矩鞞囉與克里希「納」的結合。

最後，誠如作者在〈後記〉中所強調，過去由於密教東傳在中國並未形成獨立宗派，以宗派為主軸的研究框架，難以把握密教進入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影響。但近年來學者們已注意到，若改循密教與中國本土宗教交融互動的方向考察，當是更有效的研究取徑。舉例而言：毗濕奴的坐騎大鵬金翅鳥，進入中國後與道教的雷神「雷公」融混，並且出現了南宋抗金名將岳飛乃大鵬金翅鳥轉世之說；密教中的深沙神進入了《西遊記》故事，成為保護唐僧取經的成員之一；釋迦牟尼佛伏魔大力的化身——金剛手菩薩（Vajrapāṇi），與中國武術傳統結合發展出「金剛不壞之身」。在此新開展的學術視野之下，此書追索上下一千四百多年，哪吒從印度教原型一路在中國演變的過程，一方面層層爬梳解析現今廣為華人世界所知的哪吒，穿越文化時空演變生化的過程。另一方面「知其所由來」，復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華人宗教的特質，及其所承繼的多元傳統。

本書沿著佛洛伊德理論和密教之中國影響兩個主題開展，或許會引發讀者疑問：精神分析與宗教文化傳播轉借的關係，究竟為何？對此作者在書中〈導論〉回應說明，雖然兩個主題分別研究亦無不可，但在哪吒這獨特的文化個案中，兩者實相連重疊。作者關注的核心問題，始終是哪吒作為一個文化語彙（cultural vocabulary），在中國的宗教和文學想像中，所承載的內蘊意義及其所發揮的社會作用。梳理、解釋哪吒信仰在中國社會長期演變，廣受歡迎的原因，就歷史前期必須考察印度神話透過密教轉入中國的過程，至歷史後期當哪吒進入如《封神演義》這樣的重要文學作品，則精神分析理論的視

角，復有助於進一步深入開掘哪吒現象背後隱藏的文化心理樣貌。表面上看來，精神分析和宗教文化傳播似是分離的主題，但細審書中論述，伊底帕斯理論更像是作者用來藉以分析、解釋傳統儒家人倫深層情感和心理結構的工具；理論本身並非最重點，理論所引出的傳統文化現象和議題才是。本書前半從食人、食子、毀身切入，將儒家「孝道」倫理連接宗教實踐層次的討論，顯示作者對中國文化脈絡的精準掌握和洞見。此與近年來思想史學者如呂妙芬從「宗教性」切入儒學、特別是「孝道」的研究，亦可遙相呼應。呂妙芬在近期於中研院文哲所舉辦的「儒家宗教性及其現代挑戰」座談會上（2016.11.21），提到現代化過程帶給傳統儒家最巨大的轉折和挑戰之一，是千百年來作為家國社會運作基礎之儒家倫理體系的瓦解，親子關係內涵的劇變。以此觀之，本書整體實可視為哪吒自印度神話輾轉進入佛、道二教融合轉化後，至明清時期形成與儒家倫理抗衡、折衝之重要文化符號的過程；哪吒集孝親與叛逆於一身的特殊內涵，在現當代社會中至今仍活躍運作，持續變化。作者宗教傳播、對話視野下的社會文化心理關懷，貫串全書。

研究方法上，此書明顯跨越了一般習慣的學科分野，甚可說帶有若干實驗性，有待更多各方專家學者的反應與討論。筆者認為，作者靈活駕馭古典和現當代小說、戲曲、佛典、道經、石刻、碑文、圖像、影視動漫、印度神話等豐富材料，巧妙融合宗教、文學、歷史、人類學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成功地展現出哪吒信仰在中國，異文化間彼此不斷吸納轉化的動態，以及推動變化背後的社會驅力、教團作用和群眾內心的精神需求。此書主要貢獻在宗教文化研究領域，然其眼界與關懷，遠不止此。作者解讀文學文本犀利敏覺，時而引入西洋文學經典、文化事例參照思考，將中國議題置於更大的比較文學、宗教視域中，拓展思考空間。全書徵引的一手文獻、相關研究豐厚，受限於書評篇幅，難一一論及。然讀者若能親讀此書，將如入寶山必不空手而回。本書第一章兩處正文誤植為引文體式（頁 9、12）；正文中專有名詞一旁若能並列漢字，當大有助於非密教、道教專業讀者把握同一神祇轉換於梵文、中文、日文、英譯之稱謂。但瑕不掩瑜。總體而言，這是一部中國宗教文學、文化史的上乘之作；佛教、道教、儒學、人類學、文化交流、比較文學、明清及現代文學領域的學者，在這部哪吒演化史中，皆能廣受啟發，為宗教與文學在文化傳播變造過程中展現的豐沛創造性與生命力而驚豔、震動。